

雪小禅◎著

雪小禅十年典藏文集



爱已凉

雪小禅作品十年来首次精华集结
二百万文字中最令人感动的篇章
等你一阅倾城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雪小禅十年典藏文集

雪小禅◎著

爱已凉

雪小禅作品十年来首次精华集结
二百万文字中最令人感动的篇章
等你一阅倾城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已凉 / 雪小禅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
2011.5

ISBN 978-7-221-09498-8

I. ①爱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4579 号

爱已凉

雪小禅 著

出品人 曹维琼

策划人 杜培斌 陈继光

责任编辑 张忠兰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

印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规格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170 千字

印张 7

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1-09498-8

定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(0851)6828640 6828477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(0851)6828477 6828390

我只觉得眼前空白，这一切，原来这样，佩佩说，这是五年之后，他料想你应该有的幸福已经有了，所以，允许把这个秘密保持五年，他还说，如果他没看错你，你找的男子，应该有几分像他。

——寻找我的情人索拉



事隔多年，我对自己那一缕浓墨重彩的痴狂仍然心存感动。
——云影如花 花如云



可是，他哪里知道，她早就疼了，疼到了骨头里，蚀骨地疼，因为爱而不能。
原来，有些爱情只是适合放在心里，明打明杀，铁马冰河，那样的话，是什么也
留不住了啊。

——像沈小红那样爱一个人







这一刻，哪是在人间？我翩翩起舞，是一只蝴蝶飞着，飞着，向着自己的梦乡。
那里，有我的爹，我的娘，有我的前世，与今生。

——蝴蝶



雪小禅十年典藏文集·爱已凉 目录

- 爱一个人趁天黑/001
病毒/010
不过是场情色的游戏/015
长恨歌/020
惆怅记/029
春逝/037
飞翔的女人/044
故园桃花/053
蝴蝶/059
蝴蝶破门而入/066
寂寞红颜心/072
菊花红，菊花黄/078
离歌/083
莲安/091

- 平淡生活/110
前世看到今生/119
谁比烟花更寂寞/125
疼/131
天亮了请不要叫醒我/141
我爱北京天安门/149
我爱莫佳宁/159
像沈小红那样爱一个人/167
寻找我的情人索拉/174
鸦片香/182
烟花/187
映真/196
云影如花花如云/203

爱一个人趁天黑

我第一次见到梁家宁的时候，他正在看一本卡夫卡的小说《审判》，他的样子很迷人，因为脸色略显苍白，所以，就格外有一种忧伤的感觉。

因为我也迷恋卡夫卡，所以，我们渐渐交谈起来。

其实那次我是去找伯翼，他的母亲托我捎一些东西给他，之前我们也曾聚会，当然，我也知道他母亲的意思。他母亲的意思也是我母亲的意思，她们希望我们能从青梅竹马走到白头到老，因为我和他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。

但我遇到了梁家宁。

那天只有他一个人在宿舍，他的侧影有些逆光。正因为逆光，看起来他整个人很是四面楚歌，何况，他说话的声音真的是又暧昧又好听，好像音乐浮在水上。

天黑下来，我们没有开灯，仍然谈卡夫卡。

我不知道他叫梁家宁，于是窃窃地问，你叫什么？

梁家宁是多么好听的一个词，我心里一哆嗦，抬起头来，正好看到他。你知道的，人和人的纠缠，只是一个刹那，我只觉得满院子的玉兰都开了，这早春，我的心跳如纷飞的鸽子，扑啦啦，到处都是惊喜。

他仍旧很沉默，安静地坐着，是油画里有着冷静眼神的男子。伯翼回来了，他叫着我的名字，然后把一件粉红的裙子递给我，他说，给，我给你买的，三八节快乐。

这让我很尴尬，我没有想到他会在这时给我买礼物，没想到他会当着梁家宁送给我。梁家宁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，意味深长。

所有人都当我是伯翼的女友。

可我知道我不是。

我当然不是。

爱情这个东西很玄妙，男女情事，是一件说不清的东西，有些爱情的发生，只是一个刹那。

比如我对梁家宁。

我喜欢他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喜欢他薄凉的眼神，喜欢他说话的声音，还有他宽大的白色衬衣，灰色的麻质裤子，黄昏里的音乐声，还有，还有那种灵魂里传来的琐碎的东西。

对，这些琐碎的气息击中了我。

我几乎是怀着甜蜜的惆怅离开了那个宿舍，我知道还会再来，不是为看伯翼，而是为看梁家宁。

二

伯翼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变化，他只是惊讶我怎么突然对来找他有了这样大的兴趣。

每个黄昏，我会定时出现在他的宿舍门口。

不会早五分钟，也不会晚五分钟，我拿着饭盒，站在门口说，伯翼，走，我们去吃饭吧。

为了这几分钟，我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。

比如化妆，比如选择衣服。

其实我的衣服很少，牛仔褲白衬衣苏格兰长裙，但我的头发可以变化成很多种样子，披散着，梳成马尾，梳成麻花辫子，甚至有一天我把它梳成了几十个小辫子。做这些时，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希望梁家宁可以看到。

有时他在，有时他不在。

其实我去找伯翼时，希望伯翼不在，而梁家宁在。

有几次，是这样的。

伯翼去踢球了，还不曾回来，我坐在梁家宁的对面，看着他看书。
他很安静地看书，有时会问我一句，那些话如此不着边际，却又如此动人。

他会偶然念一首诗给我：
从额头到指尖，暂时还没有
比你更美好的事物
三千青丝，每一根都是我的么？
和大海比荡漾，你显然更胜一筹
我爱你如十亩玫瑰
也爱你舌尖上小剂量的毒

.....

这些声音在黄昏的房间里一种缓慢的张力，我几乎有些支撑不住。情诗的力量如此悠扬如此震撼如此缠绵，却又如此伤感如此销魂，我的眼泪几乎快下来了。

美么？他问。

当然，我说。

我们的对话如此简单，简单到以为是陌生人，可是，我的心里如此荡漾，荡漾到如大海一样，起伏不定。

这样的时光很少，可是，为了这简短到只有一瞬的时光，整整四年，我出入了789次宿舍，一趟又一趟。后来，那栋楼里所有男生全认识了我，他们总是指着我说，看，伯翼的女友又来了。

所有人以为我是伯翼的女友。

只有我知道我不是。

那么，梁家宁知道吗？

他知道我去789次是为了与他简短地相逢么？

遇不到他的时候，我会黯然神伤，然后迅速离开，假如他在，我会拖一段时间。我在日记中写道：这隐秘的快感如此销魂，我喜欢这命中注定的相遇。

这喜悦的黄昏。

这销魂的黄昏。

我积攒一天的热情，会在这天的黄昏里挥散，我所有的一切，只是为了黄昏与梁家宁的相见，爱一个人，趁着天快黑，他多朦胧，他多绝色倾城。

也曾经问过伯翼，梁家宁有女友么？

他有口无心地回答，当然有，在远方。

在远方是一个模糊的答案，远方有多远？这是一个极其模糊不确定的答案，而我为了看他一眼，几乎费尽心机。

有时，我亦会跟踪他，如森林里小小的兽，潜伏在深处。他并不知我这样用情，因为我与伯翼形同恋人，我坐在他自行车前面尖声地笑着，笑声穿过校园里那些过分美丽的花，那些红的粉的白的花盘绕在铁艺的栅栏上，我想我是其中一朵：看着繁花似锦，实际上这样孤单，孤单到不能呼吸。

在一次醉酒后我跑到男生宿舍楼下，大声地嚷着伯翼的名字。

伯翼不在。我知道他不在。

伯翼回了老家，而我纵情嚷着伯翼的名字，近乎放肆与癫狂，所有男生全伸出头来看我，我几乎是声泪俱下。有人疑心我与伯翼分了手，是伯翼伤害了我，其实，这是我操纵的爱情事件，与伯翼半点关系也没有。

梁家宁也伸出了头。

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是一个多么远的男子，我的一切好像与他无关，他真的不知道我的心思么？

我已经被闻讯赶来的室友拖走，她们说，何苦呢？何苦呢？

没有人知道我心里的苦。

伯翼回来后，我断然与他说了分手，马上快毕业了，我看不到梁家宁了，伯翼的存在显然没有了任何意义。我这样残忍，以至伯翼抱着我问了又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这世上的爱情，哪会有为什么呢？

我亦没有想到伯翼会这样地爱我，他在那天晚上割腕，有个他宿舍男生跑来告诉我，我在凌晨跑到医院，看到惨白脸色的伯翼，他这样没出息，居然要死。看我来了，他轻轻一笑说，你来了，你看起来还是那么美。

这段爱情如此缠人折磨，我想，我是真的过于残忍了一些。

那天凌晨梁家宁也站在清晨的冷光中，我们眼神交汇，他低下头，把脸扭向一边，我知道，我与他，自此应该两两相忘。

三

再次看到梁家宁，他的自行车上有了一个女孩子，娇小动人，不漂亮，但别有风情。她亦和我一样，尖声地叫着穿过那些花。

每次经过我身边，我和梁家宁都会对视一眼，这是我与他的秘密，我们是心怀鬼胎的人，我这才知道，他原来什么都明白。那个女孩子是伯翼自杀后出现的，而伯翼自从死过一次后，显得那样弱智，每天缠在我身边，如我的小鸟。

我已经半丝留恋都没有。可是，居然不忍心再伤害他一次。

他说，晓徽，你可以不爱我，可是，你得允许我爱你。

我抽着烟，眼神散淡，头发乱七八糟，爱情是这样没有道理，你不爱他，他却也要爱你，这爱，便变成一种折磨一种凌厉的难。我想，再坚持一个月，我会与他孔雀东南飞，我会消失，让他永远寻不见。

这是我的爱情，决绝而毒靡。

离毕业还有三天的时候，我来到梁家宁的宿舍。

我希望伯翼不在，而只有他在。

很不巧的是，伯翼不在，但那个女孩子在。

她坐在梁家宁的腿上，撒着娇，他喂着她冰激凌，脸色麻木而冷漠。我想，他是和我一样毒的人，不爱，但却这样放任着自己。

我就坐在他们的对面，无视他们的存在。我假装在等着伯翼，这仿佛是天经地义的理由，没有比这个理由更充分的了。

天黑下来，他们仍然在我的面前演戏，女孩子哧哧地笑着，一笑就花枝乱颤，她明显有挺拔的乳房，所以，分外地刺激。而我点了一支烟，就在他们面前抽着，这是我在梁家宁面前第一次抽烟，我抽得很厉害，一支，又一支。

天真的黑下来了，人们陆续回来，伯翼仍然没有回来。

我起身走了，那个女孩子很招摇地问我，你确定不再等了吗？

我没有理她，自顾自地走了。

三天之后，我买了去深圳的火车票，一个南下，从此与北方这个城市再无联系，我今生不想再回到这里。

我换了手机号、QQ号、MSN……好像要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是的，我不想再和伯翼有任何联系，既然不爱，就不再拖下去，拖下去的结果，是我更狠毒，他更悲伤，悲伤逆流成河时，我会有罪恶感。

这场暧昧，就让它到此结束，从此，永远。

这一年，我二十二岁。

镜子中的我，还年轻葱绿，可是，我知道，我已经老了，老到一片冰凉，身上凉，心里也凉，爱情，更是，凉凉凉。

四

三年之后。

我以为，没有人会再找到我。三年中，我与各种男子周旋于各种场合，但再无真心，所有的男子在我心中，比不上梁家宁的万分之一。